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周玲 组版:蒋培荣

中国近代第一城

□黄俊生

唐闸是通州城西北面古盐运河边一座石闸,石闸建于明成化年间,因为石闸旁边住着一户唐姓人家,于是这石闸就叫“唐家闸”,又称“唐闸”。至清朝末年,唐闸逐步发展为古盐运河(1909年改称通扬运河)边一座小镇。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新科状元张謇在唐闸筹划创办大生纱厂。大生纱厂于1899年开车投产,唐闸由此成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祥地。此后,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轴心,在唐闸创办榨油、磨面、冶铁、制皂、蚕桑、染织系列企业,大力推行棉垦、盐垦,改变南黄海沿海生产方式,并且劈道路、兴河运、收地引商、建屋启市、开埠通商、构建“一城三镇”田园城市格局,一时间,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,商埠繁荣,使唐家闸成了苏北地区最大的花、纱、布、粮油、竹木加工基地与市场集散中心。

“状元办厂”已是史无前例的惊世骇俗之举,但张謇惊世骇俗之举还不限于办厂,他以“父教育、母实业”的理念大办教育,发展社会公共事业,从开办师范学校开始,先后兴办了370多所学校,以及一大批公共事业,创下多个全国第一:

1902年5月,创办民立通州师范学校,近代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;

1905年9月,创办南通博物苑,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,开启中国博物馆事业先河;

1912年,成立南通纺织染传习所,次年更名为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,中国第一所纺织学校;

1914年,开办女工传习所,中国第一所民立刺绣学校,刺绣艺术大师沈寿担任所长兼教习;

1916年,在军山开办南通盲哑学校,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;1916年10月,成立军山气象台,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气象站;

1919年9月,开办南通伶工学社,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,著名戏曲大师欧阳予倩任教务长。

在当代中国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中,出自张謇创建手笔的就有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河海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南京工业大学、南京林业大学、江南大学、江苏大学、苏州大学、扬州大学、南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东华大学、上海海洋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、景德镇陶瓷大学,等等。

一位状元,以“谋一国之事,须有世界眼光,谋一省之事,须有全国眼光,谋一县之事,须有一省眼光”的胸襟,几乎凭一己之力,将南通这座落后闭塞的小城,打造成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(两院院士吴良镛语)。正如他自我勉励的那样,“人生天地间,本与草木无异,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,则不与草木同腐”,他的一生,他给后人留下的事业,与日月同辉,与天地共存。

所以,孙中山1922年在上海会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,一再问候张謇,并谦虚地说:“我是空忙。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。”他请张孝若向张謇转赠自己亲书“季直先生惠存”并落款“孙文”的照片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毛泽东主席曾说:“讲轻工业,不能忘记张謇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张謇说:“提倡实干兴邦,起而行之,兴办了一系列实业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公益事业,帮助群众,造福乡梓,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。”

这位曾经期望通过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的“立宪之父”、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的“民国助产士”,除了是政治家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之外,还是有胆有识的军事家、八面来风的社会活动家、名闻遐迩的水利学家、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家、见微知著的金融家、敢为人先的创新家,他是我国近代沿海开发的倡导者、中国大农业的开拓者、中国近代渔业发展的功勋人物、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人、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,他还是意气风发的诗人、才情满怀的书法家、底蕴深厚的文化巨人、才华横溢的一代儒商、艰难转型期的非凡斗士,他是一个“集大成者”和“全能冠军”,是著名学者林语堂所说的“不可无一、难能有二”的人间精英(张华《张謇:一生把两件事做到极致》)。

今天,无论是谁,如果沿着护城河濠河漫步,徜徉在江风海韵里,都会深切地感受到,在南通,无论走到哪里,都是行走在张謇的足迹之上,都绕不开张謇深邃的目光。

在濠河南岸,有幢叫作“濠南别业”的英式建筑,它是张謇的故居,由我国著名的建筑专家孙支厦设计,1914年建成,1926年张謇先生就在这里谢幕人生。现在,它是南通博物苑的一部分。围绕着它,南通形成环濠河博物馆群,包括南通博物苑、沈绣博物馆、南通纺织博物馆、中国珠算博物馆、中国审计博物馆、南通群英馆、蓝印花布博物馆、个簃艺术馆、尤无曲艺术馆、濠河博物馆、风筝博物馆、中华慈善博物馆、华侨博物馆等。濠河岸柳,六桥明月,流连博物馆群,总有说不完的回忆,道不完的情愫。

濠河,南通的母亲河,后周显德五年(958)建城之时就存在,是中国现存的四条护城河之一,另外三条护城河是北京紫禁城护城河、苏州护城河、西安护城河。它周长十余公里,最宽处215米,最窄处仅十米,像一只宝葫芦,包裹着南通的旧城新廓,被誉为“少女脖子上的珍珠项链”。

濠河外与江、海、运河相通,潮汐与共;内与城中纵横交错的市河连接,舟船不绝如织。若要追根寻祖,濠河是江海的后裔。世世代代的南通人,围绕濠河装点许多建筑,开辟许多渡口。濠河西岸遍植栀子花、茉莉花,濠河北岸南岸种菊为田,每到花季,夕阳问渡,临河唤船,此起彼伏,繁华非凡。明清两代,濠河更是拥有文华流彩的荣耀,建筑众多亭台楼阁,顾养谦的珠媚园、范氏父子的河上丈人垞、包壮行的苍翠园与听雨楼、凌兰的云深馆、李堂的借水园、丁有煜的双薇园……一时间,大江南北名流雅士来会,王士禛、陈散木、屈大均、曹贞吉、龚半千、陈维崧、李渔、邵潜、黄慎、郑板桥等先后汇聚濠河之上,日日持觞醉碧罗,兴来移棹入深波。清末民初,张謇兴建了数十个公共事业,博物苑、师范学校、通师第一附属小学、通师第二附属小学、南通中学、南通医学院、东西南北中五公园、女工传习所等,它们就是项链上的珍珠,在历史的光阴里熠熠闪光。

站在濠河的长桥上,顺着城市中轴线向南眺望,能够看到十多华里外,狼山的支云塔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。长桥并不长,原来是通州南城门的木吊桥,明天启元年(1621),通州名医陈实功赴苏州为巡抚慕天颜母亲治愈顽疾,拒收重金,提请改建家乡南城门木吊桥为石桥,遂有此长桥。长桥长仅三丈余,往南,抵达长江边的黄泥山,山上则有张謇为怀念恩师翁同龢而建的“虞楼”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开罪慈禧于先、失信光绪于后的翁同龢,在“百日维新”新政颁发之后,即被太后与皇上联手罢免了官职,遣回老家交地方官监视居住。张謇也厌倦官场险恶,借口大生纱厂事务繁忙,向翰林院请假南归,此后再也没有复职。张謇专程到常熟虞山脚下的草屋看望恩师,翁同龢饱蘸浓墨,用颜体书写一副楹联,赞赏学生实业救国,激励张謇再接再厉:

枢机之发动乎天地,衣被所及遍我东南。

此后,张謇与仅一江之隔的翁同龢常有书信往来,也多次去常熟看望恩师。1904年,翁同龢去世前夕,自拟挽联一副,遗命张謇为之书写:

朝闻道夕死可矣,今而后吾知免夫。

翁同龢逝世后,张謇渡江亲往常熟吊唁。1921年,年近古稀的张謇,再次前往常熟拜谒虞山白鸽峰下的翁师墓,捐资助修墓庐。站在虞山上,眺望江北,狼五山清晰可见,于是,张謇心生在通州江边黄泥山建楼纪念恩师之念。

1922年,楼成,张謇取名“虞楼”。站在虞楼上,透过江烟雾霭,可看得见江对岸的虞山,张謇遂为山门撰写楹联:

山根拟改丹砂井,江上唯瞻白鸽峰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张謇常去虞楼望江,凭吊先师,并作《宿虞楼》诗,抒发寂寥落寞的心情:

为瞻虞墓宿虞楼,江雾江风一片愁。看不分明听不得,月波流过岭东头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三章 独领风骚: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

丝路花语

望江 **许聪** 摄

习俗杂谈

建房上梁旧俗:说鸽子

□若木

建房造屋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历来被人们看重。

如东农村,建房前有选基、择日、定喜桩等程序,然后是打墙基、立柱架山和上梁等。最重要的一环是上梁,无论人家贫富,都要举行一个上梁仪式。整个过程可分有敬神(祭梁)、请梁、缠梁、浇梁、暖梁、拜梁、上梁、登科接宝和抛梁等诸多程序。其时,主家邀请至亲好友前来参加“贺梁”,儿女亲家和姑表嫡亲要置办一份贺梁礼。

娘家的架梁礼最为贵重。礼品中,鱼肉、寿面等必不可少,有象征“高中三元”“团圆幸福”之意的米糕、粽子、汤圆、馒头等;有富有吉祥意义的竹子、万年青等;还有送中堂画、香案等等。礼品到时,主人家要放鞭炮迎接。堂屋正中朝南墙上挂起中堂轴子,香桌上供奉“德福正神”,前面供奉礼盘,摆放瓜果、茶点、芝麻秆(意为“节节高”)、斧头(如东方言称斧头为“代富”,故斧子意为“代代富”);在香桌旁放置竹筛子(辟邪)、秤杆(意为“称心如意”)。桌下还要放置养有一对活鲤鱼的水盆,称之为“对子鱼”,所有这些合在一起,便构成“五谷丰登、年年有余、红红火火、称心如意、幸福万年长青”。

“说鸽子”贯穿于上梁贺喜仪式的全过程。就是说喜话,说吉祥话,也叫口彩。

老一辈人说,吉祥的话多得像鸽子一样飞起来,故老百姓就俗称“说鸽子”。也有人认为说鸽子是说歌子的谐音,说鸽子就是说歌子。1983年版《如东县志》写为“说合子”。因为民间文化中有和合文化,民间的“说合子”跟“和合”“合拢”有关,因此,叫“说合子”,也是有道理的。

上梁的第一道程序为敬神。主家燃起香、点上烛、夫妇跪拜,泥水匠和木匠掌作师傅各自手持一把香,说起鸽子来:“紫金炉内一把香,端端正正插中央,香烟缭绕冲霄汉,传报主家建华堂……”说鸽子的人嗓音洪亮,又因为他们站在高处,声音传得很远。

所谓上梁,说的是上堂屋正梁。主人把房正梁恭恭敬敬“请”到堂屋地当中的两张大凳上,木匠师傅便开始说鸽子:“请梁请到正当中,摇摇摆摆像金龙;我问金龙哪里去,一心要奔主人宫……”房梁请好后,在梁上贴福、禄、寿三字(也有贴三个福字的),然后在正梁下的二梁正中贴上“太公在此,百无禁忌”的横幅;同时分别在正梁两端的柱子上贴“立柱恰逢黄道日,上梁正遇紫微星”。这时,木工师傅的“鸽子”应景而出:“福字四角四方方,贴在主家紫金梁,主人生得有福相,福子福孙福满堂……”“福字生来四角方,五福齐临贵府上。先祝主家福寿长,再祝主家永安康。积善人家庆有余,多子多孙香火旺。”

贴好柱联、福字,木匠师傅将红绿绸布缠在正梁上已经贴好“福”字的两边,称为“缠梁”,一边说鸽子:“红绿绸布喜洋洋,主家请我来缠梁;左边缠的金龙尾,右边又缠金凤凰……”缠梁完毕,便轮到“浇梁”了,木匠师傅接过主家装满烧酒的酒壶一边以酒浇正梁,一边说鸽子:“手捧金杯喜洋洋,我给府上来浇梁。一杯美酒浇金梁,财神来到贵府上,送来万担金和银,华堂变成聚宝盆;两杯美酒浇金梁,文昌来到贵府上,送来锦绣好文章,贵府会出状元郎;三杯美酒浇金梁,寿星来到贵府上,送来长寿不老方,主家寿比彭祖长。”其后,分别竖起两个木梯(意为步步高升)靠至墙体两侧,以便翌日上梁之需。

是晚,主家就睡在正梁旁边,称为“暖梁”。这时,木匠师傅也要说一段暖梁鸽子:“恭喜主家砌华堂,我为主家来暖梁;天官赐福到人间,主家福气万年长……”经过一晚的暖梁,待吉时(一般选在凌晨无人时)一到,主人再次燃起香烛,率全家人拜梁,上梁仪式也由此进入高潮。

掌作的木匠师傅站在房梁上首,瓦匠师傅站在下首,各自带助手从两端沿着梯子“登高”,然后,用红布绳子将正梁慢慢提上去,安装到立柱的榫头上;脚下“登高”时说“登高”鸽子:“脚踏木梯步步高,寿星老儿把手招;问他招的是什么,招的主家福寿高……”正梁投榫时,叫作“登科(窝)接宝”,又要说一段鸽子:“今日来上紫金梁,代代富贵宰相堂;上梁喜逢黄道日,荣华富贵万年长……”

“登科接宝”是整个上梁礼俗活动最热闹的时候,一般由木匠师傅先说一段“鸽子”,瓦匠师傅再和一段鸽子,一个接着一个说,然后是抛梁。木匠师傅将主家事先准备的糕点、粽子、糖果从梁上撒下,让看热闹的邻居和亲友争抢。

抛梁对主家来说是一种荣耀,“抢”到糕点、糖果的人是一种吉利。

木匠师傅说鸽子道:“一抛金,金从天降;二抛银,银满库仓;三抛米团和黏糕,主家代代做阔佬;恭喜主家千年好,东邻西舍万年和。”其时,主家给工匠赏喜钱,鞭炮声大作,正梁终于上好了。主家从木匠手中接过斧子,木匠又说一段鸽子:“斧头生来亮堂堂,老君炉里炼成钢;接到堂内千年福,接到库内谷满仓。”主家在房屋梁上挂万年青,木匠师傅说鸽子:“万年青来万年青,左脚金来右脚银;昨日还在苏州城,今朝已到万福厅。”

接下来,主家把供桌上敬奉的馒头、糕点抛向正梁,祝贺上梁大吉亲朋争着上前拾取馒头、糕点,放入衣袋,带回家去。在过去,四庄八邻只要听到谁家上梁抛馒头,都要赶去抢拾的,因为民俗中说上梁馒头给老人吃了能添福添寿;给小孩子吃了聪明伶俐、长命百岁;给病人吃了糕到病除……

上梁仪式方宣告结束。这时主家盛情邀请木匠和瓦匠师傅和助手下梯,再奉上红包。

现在,会说鸽子的工匠已经很少了,这种在如东民间流传数百年的口头文学面临失传的危险,所幸近年来如东文化部门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,这是一件大好事。

雨丝风片

翁同龢的一件赠书尺牍

□蒋长云

书法临习固然是奔着书艺去的,往往见字不见文。然临池之趣,不全在书法精进、去躁入静;有时案牍劳形之后,放松放松指关节,读读所临写的文字,也别有趣味焉。

碑多墓志,帖多尺牍。墓志上千篇一例言过其实的褒扬,不若尺牍活生生的日常来得有意思。所以我更喜欢临帖。尤喜临清人尺牍,离得近,可以看见相对更新鲜的生活。

近日在公众号上见到一批翁同龢的尺牍,据说是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。其中一件的内容,在我们南通人看来颇为亲切:

东游日记一册,通州张生所著,异于寻常谈瀛者流。此事自关学识也。张生方事垦牧、创学校。冀他日江淮间成一都会。此册可供浏览,不必付还。

金门吾甥。

松禅顿首。廿五日。

一看便知讲的是我们南通州的张四先生及其《癸卯东游日记》。浓浓的师生情,舅甥情,士大夫对农耕,对庠序的情怀,对学识的看重,跃然纸上。

啬翁东游是癸卯年(1903)的事,翁同龢辞世是甲辰年(1904),即一年之后。写这通赠书的手札,或是松禅老人生命最后的时光。古稀之年,眼花手抖,从墨迹看,也可想见当时的抖抖索索。我也临过他青壮年时的尺牍,用笔干净,结体精致,令人叹服。便是这衰年的书法,依然能见其碑帖相融,博采众长,气势浑厚的功力。

行文言简意丰,格局高广。尤“冀他日江淮间成一都会”句,彰显了这位两朝帝师不凡的襟怀和远见,与百年之后的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之论遥相呼应。

手札中所谓金门吾甥,度娘如此介绍:俞钟銮(1852—1926),字金门。江苏常熟人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举人,翁同龢外甥,好诗文,通医学。

濠滨射虎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八十)

“拭泪犹思先帝明”(三字战国人名一) 楚怀王

作者:朱金富 评析:陈良庆

本谜面句出自《三国演义》第96回,讲的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。诸葛亮以军法斩了马谡以后,回想起当年白帝城托孤时刘备(先帝)说过的话:(马谡)言过其实,不可大用。自己没听先帝的话,用了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去扼守战略要地的街亭。结果因措施不当大败而归。首次北伐宣告失败,损兵折将,未得寸土。其懊悔之情溢于言表。这一不仅是为失了一个人才(马谡是称职的参谋长,却不适合统兵作战,独当一面)而哀痛,更是为没听先帝的忠告、用错了人而伤痛。

本谜用的是分段意扣的方法:拭泪说明其内心痛苦,扣一楚字,恰如其分;犹思是还在思念,扣怀贴切得当;先帝指已经归天的皇帝,这里扣王,亦稳当踏实。分段能扣底,整体会意亦可正扣谜底,谜底楚怀王也可以解释为:心情悲痛而怀念已经故去的皇帝,这与面句遥相呼应,内容密切相关了。本谜之扣合,诚可谓严丝合缝,无懈可击矣,允称佳作。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刮锅·刮水缸

□太和

过去,有两样劳作最能体现乡间的烟火气,一是刮锅;二是刮水缸。有过这两种体验的人差不多都是60岁以上的年龄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每天早晨,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铺开,乡村的烟火气便在薄雾中悄然升起。鸡鸣声率先打破了黎明的寂静。接着,远处传来“吱咕——吱咕——”的刮锅声,时而短促,时而悠长,仿佛在回应着鸡鸣的节奏。随后,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炊烟。过去,老百姓使用的都是生铁制作的铁锅,二尺六的、二尺四的、二尺二的,各种规格的都有。钢精锅在农村七十年代中期才普遍出现。铁锅使用一段时间,锅底、锅脐(铁锅的最底部)就会生成厚厚的锅灰,煮饭、炒菜的燃烧时间便会加长,从而浪费燃料。为了节约用草,过段时间,就要将铁锅上的锅灰刮一下。一般每半个月就要刮一次。我们生产队李舵爹(“舵爹”是对“老大”的尊称,相应的“舵爹”的爱人就叫“舵奶奶”)节约得要命,五六天就要刮一次锅。他说,刮一次锅,能节约两把草。有一年夏天,正是农村栽插后季稻的大忙季节,天还没亮,舵奶奶就起身,拿了一把稻草放在厨房门口,随后用铲子拨出铁锅拿到门口垫在稻草上刮了起来,因天还没亮,不注意竟将黑锅灰涂到脸上了,上工后被人家笑了一场。那些年,清晨的刮锅声也让乡村的烟火气息更加质朴、更有韵味。

过去,每个农户家的土灶旁边都有一个大水缸,老百姓的饮水与生活用水都是用水桶从水塘、河流里挑回来的。梅雨季节,还有人家接雨水凑合,那叫“天水”或“无根水”。由于盛装的水源杂质较多,水缸里面过不多时就会积淀不少杂物。故此,每隔一段时间,人们就必须清理缸底的沉淀物。清理的过程就叫“刮水缸”。其程序是:先将水缸里剩余的水舀出放在水桶里,接着用铜制的或铝制的水勺或葫芦瓢刮净缸底部留存的沉淀物,再用清水将水缸予以清洗。我曾目睹爷爷刮缸的过程,他高高的个子趴在水缸上刮缸,刮到差不多的时候,再把水缸倾斜成45度的角,用水瓢儿刮。我清楚地记得,水缸的沉淀物中间除了泥沙外,还有小体量的细螺蛳,甚至还有活蹦乱跳的红丝虫。水缸都是靠着灶边的,土灶下面、水缸周边都是泥土,那泥土常年潮湿,少不了地鳖虫、小蚯蚓时常爬动。那时的人们都习以为常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,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了,建了新住宅,打了水井,再后来又用上了自来水。水缸隐退了,土灶改成了煤气灶,煮饭用上了电饭煲,再也看不到人们刮锅、刮水缸了。从前乡村独有的韵味成了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。